

我的女儿李谷一

李世康
著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李谷一近照

李谷一



▲ 1987年中国轻音乐团建团记者招待会。

李谷一正在演出。





▲ 李谷一夫妇及李的父母。

▼ 李谷一在新加坡。





▲ 唱《乡恋》时的李谷一。

李谷一 青年时代。



▶ 李谷一在法国演出



◀ 李谷一和她的女儿



目 录

作者的话.....	1
童年时代（1944—1956）.....	3
擅长文体活动的大家庭.....	3
苗妈妈奶喂大的“扎妹子”.....	6
姊妹中最“笨”最爱哭叫的一个.....	8
寄人篱下的童年生活.....	11
鲜明的个性.....	13
喜爱连环画、集邮、剥辣椒.....	18
母女俩一片情深.....	20
少年时代（1957—1961）.....	24
“妈硬要我念女子中学”.....	24
不羨红妆爱便妆.....	27
体育和舞蹈积极分子.....	31
一定要把功课搞上去.....	35
有心栽花花不发.....	39

练功不忘习文学唱·····	42
再见吧，岳麓山！·····	15
成年时期（1962—1987）·····	47
唱湖南花鼓戏起家·····	47
学戏、练唱、劳动在花鼓剧院·····	51
演技充满自信·····	59
“学雷锋”的标兵·····	65
诚以待人·····	72
《补锅》演出前后·····	82
走最适合自己走的路·····	87
中央乐团十年·····	93
中国——法国——荷兰·····	103
《乡恋音乐会》·····	108
婚姻家庭·····	114
在改革中创业前进·····	120

作者的话

自从李谷一蜚声歌坛以后，有不少人——我的同事，朋友，记者们——都想知道在音乐方面，我这作父亲的是怎样对她进行培养的。老实说，在她的童年时期，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有歌唱天才。女孩子谁都会唱歌跳舞，看不出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。

她进中学以后，我也只希望她毕业后能考上大学理工科，做个技术人员；要不就学会计，做个记帐员；或者进卫校，当个白衣护士，最好能读医学院，当上一名医生。我认为这些职业适合女孩子的特点。唱歌嘛，作为业余爱好，倒是很不错的。

现在李谷一在声乐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，如果说环境对她有什么影响的话，首先是因为她生长在一个擅长文体活动的大家庭。在这个大家庭里，幼小而聪敏的谷一，耳濡目染，自然而然地打下了日后成为歌唱家的良好基础。这是很有可能的。

这些年来，李谷一活跃在中国歌坛和广播电视界的情况、国内外人士对她的艺术的评价、以及有关

她的道听途说，小道消息与流言蜚语，广大的读者已经知道得够多了。

至于她的个性、爱好，待人接物，童年以至青少年时期的生活，她的成长过程等，还不为大众所知，并且这也许正是读者感兴趣的。

“你是谷一的爸爸，为什么自己从不写点东西来介绍介绍她呢？”有些对谷一关心的人问我。

“过去我交待个人的历史和思想，倒是写过一两麻袋材料。写我的女儿么，可没那本事。再说，这几十年来一直忙于教学，也抽不出时间来写。”我总是这么回答。

“现在你退休了，闲暇无事，与其在家搓麻将，何不坐下来写写看呢？”

我想这倒也对。暑假无事，一时兴起，便提起笔来。

遗憾的是，我不是一个专业作家，既无写作经验，又缺乏写作技巧。因此，《我的女儿李谷一》这一试作，文词粗糙、语言平淡。勉强把它算作是有关李谷一的一篇纪实性报导，或未加修饰的素描吧。

在这里还应当说明一下，由于我本人年迈记忆力衰退，而且也非事事都经过亲眼目睹，叙述时难免有欠准确之处。如果因此而引起不愉快的误解，文责应由作者自负，尽管我是谷一的爸爸。

一、童年时代

(1944——1954)

擅长文体活动的大家庭

我们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。谷一的曾祖父李桢是清末湖南古文学家，著有《说文逸字辨证》及《畹兰斋文集》等书，与王光谦、郭岗洵、何绍基等人友好。祖父可算是个多才多艺的杂家，会吟诗、填词、治印。据他自己说，最拿手的是做挽联。我小时候，还看见过家里有一张七弦琴，他大概也会弹两下子。他老人家还有一门特技：卜卦、算命、批八字。他擅长的大概是叫做是叫做“紫薇数”吧，家里老一辈人都很相信，说它“真灵”！

“绎伢子（我的乳名），你的命是：少年辛苦，老来享福，靠妻力成家，有两子送终，晚年双目失明。”

我二十四岁那年，他对我这么说。这不正是江湖术士之流的套语吗？我从小就不迷信，听了一笑置之。他是在谷一快满十岁那年去世的。

谷一的祖母当过教师，民国初年曾在湖南长沙

市周南小学校和其它学校，教过音乐体操，是一位趋时的新型女性。她活到九十六岁高龄，1976年才去世。

我本人在大学时期，酷爱文学、体育和戏剧。抗战初期，参加长沙市青年会业余剧团，演出过《乱将军》、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话剧；也演出过《打渔杀家》、《捉放曹》等京剧。有一付好嗓子，还能唱几首洋歌。1935年代表湖南省网球队（队长），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运会，败在中国四大名手之一的、新加坡网球名将林望苏的拍下。1959年我46岁，又代表长沙市网球队（队长），参加了湖南省第一届全省运动会。

谷一四岁时，她的生母和我离了婚。继母向大威是中国体育界知名人士，桃李满天下。大革命时期，她是长沙市周南女子中学宣传队里最出色的舞蹈表演者，年轻时担任过两年小学音乐体操教员。1931年，她在上海两江体专毕业，曾代表中国第一支女子篮球队赴日本和朝鲜比赛，担任主力前锋，为祖国争得荣誉。

谷一的姑母在解放前便是湖南著名的言派女票友，还能反串青衣花旦。她小时在北平念书，和一位袁表姊常去票房练唱。在一次堂会上与袁表姊合演压轴戏《武家坡》，与著名京剧表演家言菊朋先生同台。1933年回到长沙，在青年会舞台上演出出了《棒打薄情郎》中《红鸾喜》一折，她反串金玉奴一角，是第一位在长沙市登台表演的女票友。

她的爱人擅长击鼓和操琴，也是当时湖南银行界的文娱积极分子。他们夫妇俩现在都已退休。

谷一的伯父、伯母、叔叔都能唱京戏。全家人可以合演好几出大戏。伯父扮老旦，伯母学梅派青衣，叔叔去净角，我可以反串小丑。解放初期，也还常聚在家中一起合唱。

年青一代中，谷一的堂姊燕谔是总政歌剧团的职业演员。解放初期曾在武汉公演豫剧《花木兰从军》，据说是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私人化妆师亲自为她扮装的。抗美援朝期间，她去过朝鲜作慰问演出，与京剧表演家张君秋同台。她现在湖南艺术学校任教。她的爱人也是老资格的文艺工作者。影片《柯山红日》中扮演土司一角的便是他。在大型革命史诗《东方红》的井冈山会师中他扮演红军政委。现在湖南话剧团工作。

谷一的姊姊安娜，1960年参军进了新疆军区文工团，与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同事。她演唱的民歌《边疆处处赛江南》，博得全国广播听众的好评。后转业电影界，影片《珍珍的发屋》的编剧者夏兰，就是她现在的笔名。（1987年这部影片曾送苏联参加电影节）。她的爱人是影片《透过云层的霞光》的编导，现在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任厂长。

这个大家庭里的其它年青一代中，包括谷一的堂兄表姊等在内，不会音乐、舞蹈或戏剧表演的，几乎只有她的第二个堂姊。

在大家庭的集体文艺活动中，幼小的谷一是热

心的观众之一，而在我们大人们的别人文娛活动中，她是虚心的学生。

苗妈妈奶喂大的“扎妹子”

李谷一原名李谷詒，按家谱属“詒”字辈。这个“詒”字太不通俗了，常常被人念成李谷台。因此，从她念小学那年起，我便从俗“詒”改为“贻”。

她在湖南文艺界有了点小小名气以后，自己索性改“贻”为“一”。“谷一”这个名字念起来顺口，写起来简便。但据说“谷一”这个名字，是湖南省委书记万达同志取的：“怎么不叫‘谷一’？独一无二不好吗？”又有一说，万达同是叫她取名李谷多，“多才多艺不好吗？”究竟何说为是？留待她本人日后去解答吧。

在大家庭里，她是姊妹中排行最小的，无论男女老幼都叫她小妹，至今未改。我还给她取了个洋名叫Til fay，但不及Guyi通用。

湖南省花鼓戏剧院的同事喜欢叫她“扎妹子”，算是个绰号或爱称吧。这是因为她的前额看上去微微隆起而得名的，长沙人俗称“扎额壳。”有句民谣：“前扎金，后扎银，扎额头妹子无处寻（一说“最聪敏”）。单凭这一特点，可见她的长像从小便有与众不同之处。依我看，这个爱称还有“不好对付的硬姑娘”的含意。

从她后来在艺术道路上的顽强拼搏精神和在歌坛上的硬骨头劲来看，这个妹子的确有点“扎”。别的不说，例如《乡恋》这首歌。当一顶顶“靡靡之音”的大帽子朝她挥来之际，她不仅顶得住，反而要把这首歌列为她的保留节目，这可是要点“扎”劲的。

李谷一另外还有个乳名叫“滇惠”因为她是1944年10月在昆明惠滇医院出生的，以地她命名表示纪念的意思。

但是谷一刚满月后，我们全家便由昆明迁居贵州省贵阳市，住在离花溪二三十里地的郊外。白天我们俩口子要上班，谷一的姊姊安娜那时也才三岁。大的要人照看，小的要喂奶，家里不请个保姆可不行。便托人在附近找了一位奶妈，据说是位苗族妇女。

这位奶妈肤色很好，人也挺老实可靠，带小孩很耐烦。谷一在苗妈妈的照料下，一天天长得活泼可爱了，有哭有笑，手舞足蹈。

十几年后，我发现我的儿女中，唯有谷一长得一点也不象我，反倒有些和苗妈妈挂像：矮矮的个子，鹅蛋型的面庞，塌塌的鼻梁，洁白的肤色，又黑又亮的眼珠。

当她四岁的时候，我逗她说：“你不是我生的，是夜半三更一位苗妈妈悄悄搁在我家大门角湾，被我捡进来的。”她听了似信不信。

解放后她的年岁大些了。兄弟姊妹们聚在一起

谈家常。回忆起儿时往事，她还似有感触地笑说道：

“我爸爸说我不是他们亲生的，难怪他们那么疼爱安娜姊姊哩！”

姊妹中最“笨”最爱哭叫的一个

正象《乡恋》这首歌被列为她的保留节目一样，李谷一的爱哭、会哭，哭得有家伙看，在这个大家庭里也被看成一项特技。

李谷一从娘胎里一下地，便显出了她的另一个特色——爱哭。初生的婴儿当然都是爱哭的。哭是他们本能的，唯一的活动。但是，小谷一躺在摇篮里可以长时间哭个不停，而且哭起来也最有劲。最初，我们没法子，只好一哭就抱起来。日子长久了，次数多了，我们便渐渐感到不耐烦了。

“让她哭吧，这是婴儿的一种运动，”最后我只好笑着说。“有本生理卫生杂志上讲过，哭可以扩大婴儿肺活量。你瞧她那个哭劲儿！从小得到锻炼，也许长大了能成个歌唱家或体育健将哩。”——现在看来，这句话倒是幸而言中了。

从小爱哭的谷一，到了五、六岁的时候，每当受了一点委屈，或者有什么事情不顺心，还可以一个人独自哭上一两个小时。哭声响亮尖锐而有节奏，隔三间屋都听得见，兄弟姊妹中谁也比不上她。

两年后，我的第三个女儿小珠在贵阳市出世

了。这孩子长的可像我啦，她和大姊安娜一样，不爱哭，也不淘气。

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，我们一家人随工作单位迁回长沙市，与一位朋友在南大十字路合租了一幢西式平房。住房不多，二室一厅，厅堂却很宽敞。

每天下班后或星期天，常有同事和朋友们夫妇来家作客。茶余饭毕，兴高彩烈，主人便打开留声机放唱片。大家随着西洋名曲如《魂断兰桥》，以及当时国内的流行歌曲如《五月的风》、《杭州姑娘》、《蔷薇处处开》的乐声，翩翩起舞。狐步，华尔兹、探戈、浪摆、小快板等各式各样舞步，随大家高兴，跳什么都行。

这时，坐在一旁看得入迷的基本观众，便是谷一姊妹三个。

我的大女儿安娜会唱歌，来我家作客的亲友们，总爱叫她表演。满女小珠仅三岁，却会踮起脚趾尖学芭蕾舞步，逗得大人们乐呵呵的，赞赏不止。

“小妹也来一个，好吗？”来宾们拍手鼓励着，但是谷一那时既不会唱，又不能舞，似乎对音乐舞蹈并无天才。不料长大成人，以歌舞艺术光耀李家门楣的，反而是这个在当时带点儿“傻”气的姑娘。而我这个“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”的父亲，后来竟被喊成了“李谷一的爸爸”，连个名字也被生朋熟友们抛在一边了。幸而我大女儿安娜的那个